

妹妹，你好吗

张水鱼



母亲走的时候留下来5个孩子。

她的走与那个最小的妹妹有关。母亲走时36岁，最小的妹妹只有13天，于是她顺理成章地被人抱走了。

次小的妹妹芙蓉，那年才5岁。芙蓉，是喜欢文学的妹妹上小学时，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。

5岁的芙蓉经常晕厥，动不动就口吐白沫，然后一家老少着急地去掐她的人中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为母亲放心不下，经常回来看她。这样折腾了几次，好心的姨妈就把她接走了。

姨妈对我父亲说，你放心，孩子在我家养着，还姓你家的张，大了让她回来。

没有了母亲的家庭里，孩子们总是格外地团结。

那时候，能见芙蓉妹妹回家，是哥哥姐姐和我心中最大的盼望和快乐。

如果妹妹回来了，我们就能带她去邻村看电影、看戏。

如果妹妹回来了，我就给她讲课本上的有趣的故事。

个别的星期天，我们兄妹几个步行8里地去姨妈家，和妹妹一起玩游戏。

如果逢了大年初二，那是比正月初一更令我们开心的日子。因为这一天，孩子们都要去舅舅家，那时，我的妹妹会穿了新衣服，很好看地等着我们。这一天，我们兄妹几个总是去得很早，有时早得能赶上吃舅舅家的早饭。

妹妹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，姨妈家昏暗的墙上，挂了好几张妹妹的奖状。她还有一个奖品是红色封面的笔记本，本子的扉页上有她稚嫩的字：

花儿不开
蝶儿不来
主人不在
小狗打开

这几句短短的文字，我看了每每要笑的，为它的好玩。

因为没了母亲，因为家庭状况极差，我们兄妹3个在生活中各有各的委屈，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，但我们很少正面交流这些。唯有妹妹受了委屈，我们3个都挂在心上，而且会说出来。

在姨妈家，如果大家都坐在饭桌上，姨妈

突然喊妹妹去做点什么事，我们几个的目光就都随了去；如果妹妹做错什么事被姨妈家的人数落，我们会觉得比自己受惩罚还难受。

这些都是小事，也都记不得了，可有一件事成了我们的心结。那就是，极富学习灵性的妹妹小学还没毕业，就不得不辍学，不能去她向往的学校了。

辍学后的妹妹将她最珍贵的日记本给了我。我怕妹妹想不开，特意送了她一个粉色塑料皮的笔记本，并且在扉页上写了不知从哪看来的几句话给她：“如果最终不能结果，那就做一朵鲜花；如果最终绽不开花蕊，那就做一片绿叶。人才是有层次的，星星绝不会因为月亮的存在而失去价值。”

我上高中时，家里迎来了嫂子，姐姐也出嫁了，妹妹在姨妈家也长到了十四五岁。这时，家里不知什么缘故就和姨妈家有了芥蒂。因为这个芥蒂，姨妈在妹妹的问题上显得格外地烦躁。

一次我去姨妈家，姨妈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把芙蓉领回去吧，她也长大了，该回去了。如果再要留下，就得交抚养费了。”

我说不出什么，领着眼里挂着泪珠的妹妹回了家，回到本来也属于妹妹的家。

回来后，妹妹基本上是和哥嫂侄女生活在一起，因为父亲已不再管理家，大多的时间泡在庄稼地里。她的喜乐我也难得知道详细，因为我两周才从学校回一次家。

只是偶然的一次，妹妹流了眼泪说，有人叫她流浪汉，因为她没有本村的户口。我心里特别酸。

妹妹出嫁的时候又回到了姨妈家去，因为她的户口还在姨妈家，因为全家人还是感念姨妈对妹妹多年的养育之恩。

也许是上天开眼吧，妹妹婚后的生活一直很幸福。总能从她那里传来一些家庭和乐的小故事，比如她为婆婆买了条裤子婆婆如何地乐不可支，比如全家合力新盖的房子如何地宽敞，比如她的豆腐生意是怎样火起来，比如她如何给自己的孩子起了响亮的名字，比如她家的门楼上“家和万事兴”的大字是如何地醒目，比如她如何被选为全乡的好媳妇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和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另一半都会有这样的轻叹：妹妹，你好了，我们全家就都好了。

那份被耽搁的“凉”

谢小白

小时候，一家人围坐吃饭，母亲总是姗姗来迟。我去喊她吃饭。有时，她在庭院井水边洗衣服，一手按着搓衣板，一手快速搓洗；有时，她端着饲料，在鸡舍外“喔喔喔”地唤着鸡鸭；有时，她在日头下翻晒被褥；有时，她在准备秋冬的腌菜……总之，开饭的时候，母亲总是被各种琐事困住。

父亲有时抱怨：“那些活没那么急，非得吃饭的时候干！”母亲不为所动，干脆以一句“我不爱吃烫口的饭”使我们闭嘴。当时年幼的我亦不解，觉得母亲做事未免有些不分轻重缓急，不懂取舍。直至我有了自己的小家，也做了母亲。

一天，我去书房取儿子的水杯。一进门，见窗户大敞着，几页纸被吹得七零八落，我顺手拾起并

整理好。然而，就在我转身要出门的时候，我瞥见地板上有一摊水。显然，之前给花浇水过了量，水从托盘里溢了出来。我本能地去抽纸吸水，听得家人在餐厅里大喊：“饭都要凉了，还不过来吃！”

我没回应，快速从柜子里取出新纸巾。这些事当然可以吃完饭再做，但是相信我，饭后有饭后的事情要做，而且这一刻不做，下一刻会事堆事，积压成一座山。也正是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，她也是像我一样，被突然冒出的琐事绊住了脚，不得不俯下身来一件件处理罢了。而等她从琐事里脱了身，饭已凉掉了大半，懒得回锅加热，将就着吃，长此以往，也就习惯了那份被耽搁的“凉”。

我知道，这习惯让她踏实，但在这时光雕刻下的烙印里，却写满了一个母亲的付出。

皂角树下的思念

周文芳

院子里，伟岸挺拔的皂角树已历经百年。站在树下，想起舅舅。

我4岁的那年春天，母亲因病去世。年迈的爷爷奶奶无力照看，其他亲戚害怕拖累，只有舅舅向我伸出了援手。

他牵着我走到他家，门前那棵皂角树，枝条依旧僵硬干枯，隐约冒出些许新绿。

舅舅家有7个孩子，负担本来就重，再加上我，生活更显窘迫拮据。

舅舅一家9口人挤在一孔窑洞里，晚上挤在一个土炕上。因为我的到来，每天晚上，他只能抱上被子，睡到隔壁养牛的窑洞里。懵懂的我不解舅舅的疼惜，还常问：“舅舅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你不怕牛踢吗？”舅舅怜惜地摸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不怕！”

舅舅身形高大，看我时却时常噙着泪，经常把好吃的悄悄留给我。

有一次，我上火咳嗽，他悄悄把珍藏了很久的一罐糖拿出来，给我冲糖水喝。在那艰难的岁月，一罐糖是极其珍贵的，舅舅把它藏在桌子抽屉的夹缝处，就连淘气的表哥们都很难找到。

初夏的皂角树，枝叶细密浓繁，枝叶冒出一个个青皂荚。我和表兄妹们在浓荫下玩得不亦乐乎。到了饭点，舅舅扯着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，村庄里回荡着他洪亮有力的呼唤声。

岁月更迭，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，把我接回家中。但我最开心的日子，是大年初二到舅舅家走亲戚。

每年的这一天，舅舅家是最热闹的，大家围坐在火热的炕头上，嗑瓜子、聊天、打牌、打闹……热闹的气息，扑鼻的饭香，欢声笑语越过窗棂，跨过皂角的枝叶飘向远方。

舅舅除了务农外，兼做了农村信用社的代办员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富足。窑洞的墙上，除了家人的合照，处处张贴着奖状，金黄的底色，烫金的字体，无言地诉说着舅舅的优秀和业绩。

又一个初夏来临之际，皂角树以最饱满的生命力酝酿出一树翠绿。这一年我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便着急地骑着车，到舅舅家报喜。

舅舅正在院子里砌墙，他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和我坐在皂角树下。我心疼地说：“舅舅，你干活也不叫个帮手。”

舅舅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你哥哥忙，不麻烦他；请人还要花钱，我自己慢慢砌就好，不妨事。”

他怕我担心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体质好，骑自行车到运城，早上出门下午就赶回来了。姑娘，舅舅这一趟就节省了6元钱！”

得知我考上大学，舅舅毫不犹豫地拿出50元，非要塞给我。我暗自忖度，当时人们月工资才45元，何况舅舅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家中孩子又多，他是从心底疼爱我呀，我将来要好好报答他。

后来，我毕业上班了，舅舅开始关心我工作是否如意；我到结婚年龄了，舅舅又忙着帮我张罗；我有了子女，他又赶紧给我找帮手……舅舅就是这样事无巨细，费时费力地关心着我、疼爱着我。

2012年的冬季，舅舅因病去世了。此前他卧病将近8年，不能用语言交流。我每次去看他，他的脸上总是呈现出悲苦的表情，或许是担心，或许是忧虑，抑或是挂念……在他眼里，我始终是长不大的孩子，永远让他放心不下。这突然的噩耗，留给我永久的遗憾。

只有皂角树依旧，默默地守护着家园。